



白沙子全集

和6
1084
8

八



和16
1084
8

切見本縣近年以來盜賊日生訟牒日繁人情
放濫略無檢束風俗惟見日不如前矣未聞有
及復之機於乎安得賢守令識理亂之源者與
語是耶頃者誤蒙寵顧衰病不出無由進謝自
念老病山林徒負虛名無涓埃可以答一顧之
辱謹以是言進惟閣下亮之程子曰治天下以
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
必以復三代爲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
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



6
4
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段也而不見用於時
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
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
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
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
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
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張憲副廷學

京師一別逮今六年中間不幸彭年早世僕自

已丑得疾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雖承訃以興哀
乃無疏以奉慰尋自度於閣下如此宜得棄絕
之罪然而終不復疑者誠以閣下愛僕亦猶僕
之愛閣下故也比者獲手書三四讀之然後知
衆人所以待僕之心異於閣下之心然閣下不
欲正言之但微示其端於僕非僕有嫌於閣下
乃閣下引而不發其不可者以意示之將使僕
深思而識之耳雖然僕何敢以望於閣下者望
衆人哉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

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
 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
 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槩乎義苟
 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僕之所守
 如此閣下信以為何如哉僕不善交人數十年
 間所交其在上者久而不衰惟閣下與莆守潘
 舜絃而已然止於相愛之深知已則未也而以
 望於一切之人此僕所以不敢也僕受氣本不
 多疾病乘之近年以來齒髮都耗精力寢衰故

又不樂與人俯仰方將投名山選幽谷枕流漱
 石而老焉幸而老母羸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
 畢往無日矣閣下仕於朝為臺官其在外也為
 按察官可謂進得其地矣大丈夫欲行其道於
 當時自宰執而下宜無有先焉者矣閣下謂鷹
 鷂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劔斬佞臣頭埋
 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
 之而不為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
 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瘴惡必行已

志不為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此
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歎耶閣下昔何
所自任今忽諭以乞身之圖僕之所不敢聞也
恃故縷縷辭多率易伏惟恕納而賜聽焉幸甚
幸甚

與黃大參

某啓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
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履
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任止之言夫絕塵步驟

固知其不與凡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
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徹寄韋丹詩耶流傳世
間識者笑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臥山樓聞
此信息竊以為喜他皆未暇論只不為苟出始
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
何如哉未審何日就道專此馳問伏乞飛示

與戴憲副

恭聞執事榮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陪增喜躍

不知微痾之在體也小廬岡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者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之賜也弁此敘謝帕二方表賀忱耳不拒為榮

與胡僉憲提學

惠曆久不謝罪罪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珍感無已僕嘗粗涉郭景純莖書愛其辭約

而旨奧反復讀之蓋無難曉及乎真形在目美惡雜陳則又茫然無所區別以此知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况此經鄭玄默所注穴法處謂不得師傅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易了李君經宿別去非久當回白沙其人頗謹厚而又為高明所與疑亦有過人者第患無能深扣之耳承喻

欲來新會企渴企渴予久臥衡茅未卽進拜則
有其說布衣陋儒謬爲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
自重以爲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
病天下有識方以爲憂如僕者縱不能捄忍助
之乎惟亮察幸幸

又

奉別忽已踰年想望之私無日不爾昨者生員
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菴丘蘇州書札得知先
生體况安佳深慰勤企某近又以人事過煩自

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臥竟日絕去思慮酬
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下車之始卽欲遣人上
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兒自五羊回乃知先生自
梧州還尚未知何日得拜見也閩中陳剝夫者
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
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
可惜可惜舊歲莆田有一舉人林體英來訪白
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
如也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

薛少孫集 卷二 雜
類靡殊可憂也疲極未由往拜專令學生持此
候先生起居別後相遇何人伏乞垂示幸幸

又

某啓昨來枉駕感愧無量承寄示遊山詩改定
次聯又佳又佳上下二句大小氣力停勻自是
實事魚鳥亦指隱居而言晦菴詩云我是湖山
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意亦如此或以爲形
容道體之言則恐涉於太深上下承接不來未
知是否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

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此見閣
下於此詩略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
詩雖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於他文如何深以
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
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二句以爲
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
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
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
也鹵莽潦略而不自知又何怪夫古人之不可

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使回謹此奉瀆不罪不罪拙作末一章屬意尤切尚未知何日可遂此約男女一大俗緣比於軒冕外物誠未易盡湖山之盟信如何也江山魚鳥何處非吾樂地閣下旣以此自信而無疑於僕望終賜之首肯

與王樂用僉憲

以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

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戶尋常間聞人說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爲工與拙罔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亾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風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懼其見譏於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爲凡學於僕

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

又

執事懷抱利器退處林下者幾三十年晚用薦者復起爲臺官出臨嶺海首舉盛禮酌於亾妣墓前遠近聞者興歎不肖孤無任感德愧謝之至一峯先生墓木拱矣執事言必稱一峯豈但思慕之不忘而已亦將以一峯生平念念不肯忘天下卒莫達之天下者小試之見道之可行耳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

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執事安於所遇不求其迹之似其未慊於用者姑置之以其能者用之而益小心焉幸甚幸甚其病且老無足爲世用或能爲執事紀錄一二成績以昭示後代慎無曰人莫知我也過辱厚愛謹此復制中不果自書

又

惠州孔子廟作者不自爲記而以委諸人某屏棄筆硯事于今三年矣吳秀才請試之不亦左

乎國滅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為君義也為中國死內夏外夷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扁曰大忠謹書法也今廟於海陽直取文山所存與其所遇拈出碑之以風勵百代其亦可也不必襲大忠之名與厓山同也拙見如此可否幸裁之幣金留面謝奉和佳作三章近以附五羊驛送去不審經目否餘不及

與左行人廷弼

片腦大惠也前此寄示傑作兼喻以風水所宜感慰之極不審比日起居何如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因想足下能飄然自適益覺某之匏繫於病為可厭也近藁十數首錄在別紙早晚東遊則此紙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為我通一語於山靈也呵呵黃秀才行令犬子專此馳候基茗山蕉

貧者之獻于人止此勿笑

與光祿何子完

先生門人

久別想念無已比年承賜不一張秀才南都還又承寄到坐几一事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坐竟日甚穩便也好事者或借出效爲之多荷多荷近陳汝學報子完卽日謝事歸矣不知其實非也昔者致幣於定山者儀多不足非子完誰其助之然以爲求文者可也爲老拙非也諸公始作嘉會樓白沙以地叅焉耳記者自有其

說子完嘗一日在館下顧不能以謙恭自處掠他人之美以爲已有耶竊爲子完不取也子完出處語默進退之宜子完自知之非老拙所能與也獨憂定山先生平生故人或因子完之言而爲斯文留意焉則未免爲識者所議且笑之矣故具此白餘不悉

與羅一峯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歎可賞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

自沙彌集 卷二 四
峯敘文弁諸作實有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雞耶一笑餘不具

與莊定山

李上舍回辱賻帛爲感承口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尚未全愈今專托范生往視未知此生能

了此疾否耶聞諸李學錄之子數日前謝病疏已上甚慰翹企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太虛近往來石洞否向揮使處不奉簡因見爲道下懇病中不一不一

又

不意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前九月龍克溫報繼又得周文選書連紙不勝驚怛仰惟先生孝德純備不幸際此荼毒心死形留何可想礙伏願樽哀自防勉副憂禱某支離之人不堪走哭

束芻之忱可見于此惟照察不具

與張廷實主事

先生門人

盜走海上及今不卽料理令盡絕後難圖北方
信息不到耳竊以爲憂也順德人謗李世卿由
吳獻臣王嶺南怪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曰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
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
矣緝熙攜家謁選不過白沙以書來別今有一
簡復之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

昏了也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
可否耶吾意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
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緝熙畏天下清
議苦不肯承認耳今此簡與之更不道著一字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何與吾事耶謾及之

又

孫侍御屏置公事千里一顧別後連枉數詩不
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
某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

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爲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幸甚幸甚

又

來詩感憤之速足憫所望著此一鞭無難於天下矣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今萬變將可觀神明或告人今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犬子應科在省百凡可告教之幸

毋吝

又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歛衽歎賞不已林郡博何日過五羊不留一字耶舶司昨遣吳瑞卿攜所作雲窩圖至白沙題云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消息黃鶴樓前望五峯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湛民澤近無一耗廷實

能過白沙一語爲慰然未敢必也

又

陳留市隱使不遇陳后山黃涪翁一市傭而已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士^得得手書讀之喜而不寐所惜者拙疾拘綴而雲谷已老雲谷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所有者吾安能揣摩之而得其真耶獨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

能知人善取友以爲快也把渡人去復此病倦不多及

又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構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没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并此告

又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
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斬釘截鐵二夫當
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比觀與民澤
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
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它
往來踈數不計也睡起憤憤不多及

又

譬之謠曲遺響直唐調耳近見偶拈諸作斬新
以爲絕倡而何求和者多耶百凡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此據景元
口告李子長懷集之行恐未免內顧之慮能照
之否石翁白廷實地曹

又

數旬來無一的便故不奉問後山不意騷擾崑
岡之焚玉石雜處能無誤傷者乎承示諸作驟
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

白沙新集 卷三
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
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
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
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
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
也據拙見如此不審然否世卿修志邑中近方
下手其行恐在冬春之間匡山之遊不遂約秉
常早晚可得一會否近稿頗有之倦不多錄俟

續寄

又

簡復張君席珍足下僕知秉常秉常知足下故
不待面知足下過人遠矣老拙無所爲但願足
下輩能樹立於世俾斯文有賴幸甚幸甚蒙示
諸作健逸可愛但得稍入規矩乃佳耳拙稿數
篇錄去以待面語浮謗未息老母眠食不忘甚
無聊不多及

又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在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冗煩暑爲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俟面旣

又

近來弊邑夜寇甚於前日有盡殺一家十餘口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早爲之所况有大於此者乎意欲就省城內求一地頗幽僻且寬廣及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以此爲言與鄙意正合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幸爲我裁之數日後令兒輩詣左右聽處分也所欲與語非筆札所能盡非相愛深者告且密之切囑切囑

又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近稿錄在別紙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章復廷實心契前日半江遣子來自沙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照

又

章因起倒傷煩諸疾乘之自汗耳鳴心氣虛損肌膚由是不實得七月五日書承養生在去其害生者章之病多自取由不介意生死故一切任之今則末如之何矣古人漏船之喻良有以也他日見雲谷丈人試爲叩之曰問丘之命將懸於豐干之手屈平數語盡攝生之妙或者知之而爲之弗蚤終亦無補於漏船不如探囊中一丸與之又恐分薄緣淺者無以當之如何書

白沙子全集 卷二 三
中斷制平湖去就章亦未敢率爾蓋一時事體
所關萬一有甚難處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
更得其曲折詳細是非不難見也別紙報袁德
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此於天命亦何所
增損而使人動念耶是豈無害於生終不如坐
忘之愈也

又

近來林子逢書頗悉平湖履任來消息大都是
雅不勝俗寡不敵衆非但所執者古之道祖宗
來制典昭昭亦依不得了可歎可歎緝熙此出
固不得已終是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
直圖歸計耳別無分付也秉常想已就道前承
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感感歐太素傳好章舊
亦聞鄉里有此人但不得其詳耳周文都如省
託渠一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
恐亦未易謁也溽暑不審體况何似朋友凋落
交道陵夷士風頽靡莫甚此時置之勿以汚筆
墨可也

又

左廷弼遺來白金二十兩簡中疑似若只出於東白借助之意則僕已辭之矣會問爲叩其的還一字東白販紙失利故不欲受

又

曩辱佳章弁賀儀媿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餞倥偬不及奉簡亦謂與世卿相知不待面安事簡耶世卿濶達善評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冀寬廣以來天下不一

之善別有贈章勿愛垂示

又

承示諸作以作者觀之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拙庵記文字議論好非拙者可及但不知較於古人情性氣象又何如也更須自討分曉大作規模不墮落文士蹊徑中乃佳也九月四日章復廷實廬墓詩若未登卷請更作

又

近作者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
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
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
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卽在其妙無涯每見
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大略如
此難一二指點病痛處欲告又恐見難而止反
爲所沮故不欲輒言耳子長亦未有捉模撞來
撞去不知如何用心也如李世卿平日自負至

論詩則以爲甚難不敢出一語亦近方得覺也
秉常南京寄來諸稿讀之不能竟又不知所養
者近來何如也別紙錄去拙作閑呼子長共讀
之懷世卿末一聯以問容一之亦不能了知音
者真難得也正月人日石翁書復廷實侍者前
柬相達見漢清囑勿漏恐倉卒生謗也草率石
翁云

又

半江十詠接引意然有次第前後一一相照求

東所爲作一跋爲此號者謝德明居邑之南郭
疇昔有桓溫少年之習喜其勇於改革閉戶不
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
跋中略見此意然亦不必專繫其人也若興動
和拙詩亦可不必跋也高作每見跌蕩可喜但
不知置之古人文字中能入得他規矩否如王
節婦墓表只似信手寫出古之作者意鄭重而
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此等處似未能無少
缺也何如觀其言可以知其人彼沉酣世味者

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讀漳州功德碑絕
句別紙錄上兩山先生一笑得便卽寄去也餘
不悉

又

承屢寄示近作得之憂病之中雋永之味咀嚼
不來尋常喜言詩值小煩惱開卷釋然今則未
如之何矣合是障得重後與物扞格非干詩力
弱打不破也藏之篋中以他日披閱

又

文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
隆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後爲
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非
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
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頑姪景
鍾最爲老母所愛今之亾也正如來詩所謂奈
何奈何老朽此句來體中頗熱甚無聊不一一

又

李世卿

承箕也

不遠數千里來訪白沙朝夕與之

談英偉特達鄙陋當世欲於聲利外立脚者非
但文辭之工而已期過秋方還嘉魚因便能一
來會否耶

又

東所寄東壺字韻下五首遣辭寬緩稍就沉著
可以聖作者之庭矣謂非學力可乎自餘皆不
及此至日在病數首近日方寄到近作者勝舊
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晦翁自云初學陶
詩平仄皆依韻閉門兩個月方得逼真自古未

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略無瑕類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矣字韻首句以閑字易眠字何如間字韻第二句當改途字韻俯慙作每慙佳日昏筆驚不能一

一

又

久病未脫體猥蒙督府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

無以報之甚懸懸也昨承見示和答督府見寄高作病中牽勉次韻一首少見區區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如不及之時也東山先生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甚以爲疑故未聯及之雖受饒舌之誚所不敢辭也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且如我兩廣地方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如何耳倪指揮可用之才久被誣在獄人共惜之當道處分如此因循不決下人不免有疑且將以

倪某爲覆轍而怠於立事此事雖微所關於國家用人之機當轉移以救一時之弊則甚急也若見督府言次可及無吝一言謂此能分理一人之冤尤未也有益於地方用人有益於國家不可不慮也切囑切囑

又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幾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緝熙書中怨非已者云一涉宦途卽爲棄物天下固有棄之者矣章何敢棄朋友也報帖卽封寄緝熙雖非所喜然不可不報也五月十八日石翁書于碧玉樓雨中廷實閱此簡畢有便轉寄民澤可也

又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干累於人今歲創修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

白洲子全集 卷二
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
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
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
正爲此也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
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
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爲識者所譏
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苟
也亮之亮之

又

承示楊柳之曲情蹙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
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
然耳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慎無若區區之
懶也近來弊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
家遭害馬默齋輩剝床以膚可畏之甚眼中惟
倪舜祥可委捕盜一事顧今無可告語者未信
而言將不免於人之我疑况於欲取一善之長
而遺衆疵之短王者豈能聽此一夫之言而遽
爲之予奪哉但爲鄉里憂盜之至不得已而有

言耳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
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
也仁夫會間多爲申覆見示諸作實有意思更
不奉字章白廷實從者

又

前後寄到病中志喜及寫懷諸作讀之歎曰進
修在我成我者天也兩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
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豈非惑耶今
而後父子間自爲知己他人莫能與也幸甚幸

甚漳州功德碑絕不類時樣文字亦一奇也中
秋食冷芋腹中作痛連日痛已當爲作絕句詩
寄漳州託林蒙庵刻于功德碑陰以彰太守之
美可否俟報

又

近承寄示手稿讀之比舊稍勝莫有悟入處否
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辭氣終欠自然廷實乘
快時有狃硬處不類此情性所法正在平日致
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章告廷實侍者稿通

五紙看畢煩寄秉常以代一簡

又

秉常近會否何久不聞耗也前承錄示贈安指
揮詩序讀之令人快意亦一時傑作也章閑居
和陶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爲近
之欲錄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
不必不作道固爾也近看祭鱷魚文作絕句云
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甫李
生人世不及潮州老鱷魚錄去一笑

又

哀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其跡可駭不審當道
何以處之張兼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云
此訃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天道於善
人如此如 國家何平生交舊凋謝殆盡聞此
殆不能爲情也哭而爲之總踰月乃已聊以申
吾心而已兩山先生近眠食何似服藥見効否
古今庸醫誤處方殺人如麻此不可不慎也非
久遣犬子往奠德純先生不知柩行在何時便

白雲子全集 卷三
示一字近稿奉寄廷實見意承惠書已悉近况
行人告急不及奉惟心照

又

右稿寄東所收闈病久轉覺淹淹無以自解倘
還一字以自廣是所望也卜者多云此病至立
冬節脫體立冬在今九月二十四日去此不遠
今病如此恐未爲的斷如何如何只得順受而
已此外更無他可仰廷實將安爲我謀哉淹病
之餘聊此草草

又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
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長病小愈曾親見之否
耶子長服黃栢不死必且以黃栢爲有功諸君
爲子長憂黃栢也白沙村裏老人呈縣發去渡
船一夫造言百喙交扇亦有數乎哉數旬來左
手足不仁每於中庭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
後疾乃可平是亦數也寶安道白日殺人可畏
北方信息近復何如民澤還增江非久龔志明

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行奈何病臥山樓如在井底凡有聞但頻示數字切望切望九月十三日章簡復廷實足下送丁一桂詩不可不作就付來登卷石齋書

又

承喻出處與逃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偉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

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更以他日面論以決之見示與時矩詩痛至然知其不能回矣惜哉先夫人挽詩不詳善行只如此亦何益於死者聊以紓足下哀思耳奉去茅筆書通六紙凡書視筆楮工拙是固不能工也勿訝

又

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攜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斗何以給之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

取舍槩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自廷實別去每念廷實至此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遺其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實者不敢不盡也李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別詩奉懷廷實世卿錄與世卿紙此不再書

又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乎次韻廷實見寄二首其言因廷實而發非專爲廷實也

又

承錄寄近稿讀之作者如是豈易得然便謂之然竊恐未然不審廷實自視以爲何如也言詞

白雲子全集 卷二
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誠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
豈在詩耶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
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
何與論斯理也病中不多及

遺言湛民澤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
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
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

人哉予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
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
旣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
而日勉焉非但爲美言以悅人也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
哉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
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
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

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民澤足下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老朽以民澤告之冷焰弁騰殆出楚雲之山蓋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五月十二日石翁書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

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未安亦未可率爾行也珍重草白民澤進士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

白沙子全集 卷二 五
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
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
便卑關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
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
然也耶病中不欲多言幸以意推而盡之未可
草草也五月五日石翁書復民澤侍者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
隨處體認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也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

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
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
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
歎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
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黃巾納婦館中惟一之與
服周教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
於海上此外有修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
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
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戊午季

春三月初月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且愈曰高音珠亦無黃中醉敬韻中
漢也夫我實並矣其憂其甚餘在子矣
三衣午臨河為有志不效其何念也夫其亦何
本若其未忘昔衡山一念而四皇皇靈芝一平
寐禪叩天願心跡之平今盡圖之木且共吾何

